

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爷爷上山挖草药,回来时兴奋地说:“今天我一锄头下去就挖到了一只土鲤鱼。”比我大几岁的堂兄立即伸长脖子往爷爷的背篓里找,见里面没有,便问:“土鲤鱼呢?”爷爷说:“它哪能等我抓它,跑啦。”堂兄说:“下次要让我碰到,我就往它洞里灌水,它准跑不了!”爷爷叱责他:“你少作孽!”

“土鲤鱼”是我们家乡的叫法,大名叫“穿山甲”。我知道顽劣的堂兄和村里的少年们都是掏鸟窝、放兽夹、熏黄鼠狼的高手,虽然他还没有抓过穿山甲,但我还是为这只未曾谋面的穿山甲担心起来,很怕它遭了堂兄的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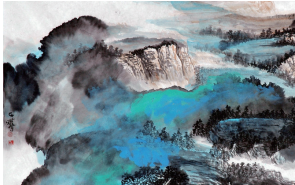
多少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故乡,我的爷爷去世了,堂兄也从顽劣少年变成了爷爷,我以为我早已把那只穿山甲忘记了,然而,没有。

两年前,我所在城市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负责人来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呼吁人们保护穿山甲。她告诉我一件事:她曾组织专家和志愿者团队在野外寻找穿山甲,但前后搜寻了6次,一只穿山甲也没有找到!她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那曾经生活在我家乡山林里的穿山甲,竟然灭绝了吗?

于是,那只未曾谋面的穿山甲又从我的记忆里跳了出来,我蓦然回首,发现小时候在故乡天空中翱翔的岩鹰、常

一只未曾谋面的穿山甲

□汤素兰



常潜进农家后院拖鸡的豺狗、喜欢在半夜里发出啞啞叫声吓人的“哑獐”都不见了,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呢?为什么我们早没有察觉呢?

那年“五一”劳动节,我回到故乡,在雨后走进久违的山林里采蘑菇,我在山林里看到一间小小的书店,挂着“一本书书店”的牌子。我十分好奇,谁会在人迹罕至的山林里开一家书店?

如果只有一本书,又怎么能叫书店呢?我走进书店,看到里面靠墙放着整排书架,书架上立着一本又一本书,但每一本都是孤本,每一本的书名前面几个字都相同——《最后的华南虎》《最后的岩鹰》《最后的云豹》《最后的穿山甲》……书中记录的事情,有的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比如最后一只豺狗被从山里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5岁多了,那天全村的人都去吃了豺狗肉,听说比鸡肉还好吃,但我没有吃,因为我很害怕。而最后一只岩鹰是被我的同学用他家祖传的粘岩鹰工具粘住的,岩鹰活捉以后被我的同学卖给供销社,换了一叠小人书回来,那些书我也看过。

书中记载的都是我们村子里或者这一片山林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的事情发生的年代已经很久了。这个老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于是问他:

“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

“看到的,听到的。”老头儿说,“我其实一直住在这儿。动物、植物、习俗和人,许多已经消失了,还有许多正在消失。每消失一种,我就把它们写下来。每一种都是一本书。这就是‘一本书书店’的来历。”

“可是,我怎么不认识您呢?我小时候也来这儿采过蘑菇,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间书店呢?”我问。

对这个问题,老头儿是这么回答的:“这间书店一直都开在这儿,你小时候没有看到,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看不见它。”

老头儿看上去像八十岁,又像八百岁。我当天带着满腹疑问离开了这间书店,而当我第二天再去寻找的时候,却再也没有找到,只看到几块零乱的石头,这是一个山神庙残留的遗迹。我猜想,那个老头儿就是山神爷爷,难怪他说他了解山林里的一切。

这是我的童话《一本书书店》所写的故事。

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一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很多物种还没有来得及被科学家描述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以这个故事献给那些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生命。

然而,我不希望故乡山林里真正发生这样的故事,我不想让那只未曾谋面的穿山甲变成博物馆里贴上灭绝标签的一张图片。今年清明节,我又回到故乡的山林,给爷爷奶奶上坟。我坐在老家的场院里,在夜晚的月光下听着蛙鸣,看着剪影似的群山,我有了新的想象。我看见一只小穿山甲闻到春天的气息,迫不及待地从地下钻出来,它的妈妈紧紧跟着它,它还有两个哥哥在保护它,它们是幸福的一家子,是那只我未曾谋面的穿山甲的后代;我看见一只黄麂轻盈地跳过岩壁;我看见穿条纹外套的老獾正在抱怨配不到合适的眼镜……我知道,又想念我的爷爷了,他说话总是和声细气,在山路上遇见蛇,他总让我们绕着走,他说:“见蛇不打三分义。”我也想念奶奶,她跟我讲过黄麂报恩的故事,讲过夜里豺狗变化成小伙子到村里来找姑娘的故事……人和自然之间,我们和山林之间,应该有另外的篇章吧?



城市笔记

书中田园

□王瑛

母亲家南边的露台十分阔大,请朋友帮忙加修了一个玻璃小屋。冬天时可以把梅花跟石榴放进这小屋,既可晒到太阳又不至于冻死。一入腊月,梅花在这里开得极好。我原本打算带几位旧识来母亲家做客,坐在这玻璃小屋里喝茶小叙。但人不能太多,三两位最好。或者也可以品一品沉香。当然也只不过是想想便作罢。

小屋更多时只是我自己待在里边,读书,写字,枯坐。一张布艺沙发。一张小榆木方几已经掉漆斑驳。一个十分巨大的方瓷盆里种的是那种永远细悄悄的紫竹。木几上闲散着几本书,茶具是母亲特意为我准备的。但我平时喝茶也只用一个杯,很大的那种玻璃杯,倒一次水能喝小半天,不用一趟一趟加水。这样大的杯以之泡“六安瓜片”尤其好。

在玻璃小屋里读书,读得累了就那么自在地躺在沙发上,看看屋外边的小花小草。

这几年,我的眼睛近视度数似乎有一点加深,平时看书写字尚不受影响,但要是看远一点的地方,比方想看看一玻璃之隔的对面人家露台之上都种了什么,若不戴近视镜,则一切蒙蒙然仿佛罩了一层轻纱,变得影影绰绰。露台上种的最多的是草茉莉,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晚饭花”,我奶奶叫它野娇娇,紫粉红黄白,姹紫嫣红的一盆一盆又一盆,一团团朦朦胧胧的颜色仿佛是国画颜料甩在宣纸上又洇开了似的。于是乎,读书写字时不戴眼镜,看电脑或者想看清楚眼前这个世界,就再把近视镜

戴起来。

想着清明一过,一天一天热起来,夏日的午后躺在玻璃小屋里可以吹吹凉风。冬天到来时,玻璃小屋的玻璃上照例会结满厚厚一层白花花的霜。玻璃上的厚霜十分好看,用知堂老人的话来说就是“满玻璃的山水花草。”冬天若能遇个好天,抱一本书在这玻璃小屋里半倚半靠着晒太阳,听那一玻璃以外的北风猎猎。最好能在脚边装一个小铁皮炉,上边坐一壶蒙古人喜欢喝的那种老砖茶,酽酽的,咕嘟咕嘟煮一天。

烟火味道的幸福什么样?在熙熙攘攘的酒吧里轻呷一杯馥郁芳香的马提尼自然不失为一种幸福,但我在玻璃小屋里读书喝茶也不失为另一种幸福。虽说常常是一个人。寻思着明年在露台上多种一些什么?我喜欢蓝色。蓝色的花朵一定很好看。近日看《梓翁说园》,陈从周写的有关园林的书。于是就想不妨多种一些陈先生多次提到的“书带草”?开出的花是淡淡的蓝,从初夏一直开,一小穗一小穗,不张扬,却很好看。天快冷时会结出一粒一粒紫红色的果实,大小恰如出家人手上的菩提子念珠,自然亦是好看。

最近一次去看母亲,发现那玻璃屋没了。变成一个藏书室。在自家的院子里养花养草甚至种菜是绝不可能雇别人来做的,时间久了,自己做不动了,养花的玻璃屋变成藏书之所在当然也不错。花草里没有书,但是书中藏乾坤,各种的花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芬芳,遗憾中瞬间平添了一丝慰藉。

大家V 微语

童年的花

□刘塘

●最近开始画我童年的花,它们多半是所谓的野草闲花,因为容易生长,到处都是,所以不被人们重视。也可能因为后来品种改良,脱胎换骨,原生种相貌平凡,已经被淘汰。

●“马缨丹”就是其中之一,人们不但轻视它,还说它有毒、有臭味。但我喜欢,觉得不是臭,是一种辛香。小时候每次我穿过花丛回家,都可以隐约闻到身上的马缨丹香味。所以我画它,小小的“头状花序”,很费工夫,但是一边画,一边回到我的童年,太美了……

温暖的语言也是一种守护

□刘云芳

这个庚子年未来之前,我跟许多人一样,对它充满了幻想。许多计划已久的事情,等着在这个春天落到实处。然而,这一切都被新冠肺炎的到来打乱了。甚至连创作计划也不得不中止,我无法再继续自己的创作。

疫情爆发时,我正居于丈夫老家的村庄,新年的气息浓烈,但我们还是给所有亲戚打了电话,通知这个春节不拜年,并叮嘱他们多多保重。从此,我们将大门紧闭。有人来找也是隔着铁门喊话。而疫情之下,每个城市、村庄无不如此。那些繁华的大街小巷顿时变得空旷。全国人民足不出户,与病毒进行着抵抗。

每个夜晚,我的目光都粘在手机屏幕上,看到逆行者奔赴前线的身影,看到那些医护人员真诚按下的请命手印,以及各地自发送蔬菜、送抗疫物资的新闻……这些真实而温暖的人和事总能勾出我的泪水。这些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去救助武汉,而他们所散发的光环却医治了重点疫区之外人们心灵深处的焦虑。无论是钟南山、李兰娟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90后大夫、护士,往日有关代际的评价和争论在此刻全部烟消云散,所有的力量都聚集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疫

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人民前所未有的团结互助。

正月下旬,一场雪忽然降落在小院,那是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我忽然接到电话,说父亲病了,脑出血。在那个几乎人人禁足的时刻,父亲却住进了医院。

我做好准备,踏上归乡的旅途。从千里之外归来,火车路过不同的城市和村庄,驶过平原、又穿过太行山脉,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村庄都有不同的人守护着。归来之前,我已经跟故乡的村委会取得联系,让村民不要来我家串门。中间,村委会领导还特地来询问,家里有什么困难,并且送来一箱方便面。这是疫情之下一种特有的关切,让我觉得,此时的我不只是我,而是“我们”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我们,村庄与村庄,城市与城市,我们的命运这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可分割。

在病房里,我终于用电脑敲下一些文字,经历过这场疫情,我对待家庭的灾难也变得乐观了许多。我想,它至少改变了我对待生活与生命的态度。以前,我在家人面前极少表露自己的心迹,也因为方言土语里似乎并没有日常生活之外的语言系统。而这一次,我总会对着父亲和家人说,

加油!我还会对父亲说,放心吧,我们全家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肯定会挺过这一关的。父亲欣慰地点头,眼里散发出潮润的光。那些日子里,我始终在寻找一种恰当的语言,希望它能燃起父亲对生活的信心 and 希望。要真诚、温暖、要有光。后来一想,这念头竟然与写作不谋而合。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山里的小村庄格外安静,村里很多年轻人已经去往他乡复工。而我,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未能见识一个真正的春天从枝头、从大地上一点点冒出来,风吹遍地垄,吹出微小的花朵,吹过树枝,吹出嫩芽和花朵。这些大地深处冒出来的语言常常让我感动。让我更加感动的是那些在灾难的土壤里冒出的良善和勇敢之花,必将盛放于大家的记忆深处,它将成为祖国大地上美丽的带着疼痛感的刺绣。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吴天奇
一版美编:任兰君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scgh@sina.com 联系